

朱熹注

孟子章句集注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騶人也本邦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

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云子思未始氏注及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則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

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孟子而此則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

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

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

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

王矣然考異亦無他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

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

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

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

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鑒空撰得出○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得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又曰孔子之

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

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

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當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不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集注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車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梁長老之稱。王所謂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

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句。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

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

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諸侯地方百里。出車千乘。百乘之家。卿采地方五十里。出車百乘。千乘之家。大夫采地方十

里。出車百乘。百乘之家。卿采地方五十里。出車百乘。千乘之家。大夫采地方十

里。出車百乘。百乘之家。卿采地方五十里。出車百乘。千乘之家。大夫采地方十

里。出車百乘。百乘之家。卿采地方五十里。出車百乘。千乘之家。大夫采地方十

里。出車百乘。百乘之家。卿采地方五十里。出車百乘。千乘之家。大夫采地方十

里。出車百乘。百乘之家。卿采地方五十里。出車百乘。千乘之家。大夫采地方十

里。出車百乘。百乘之家。卿采地方五十里。出車百乘。千乘之家。大夫采地方十

里。出車百乘。百乘之家。卿采地方五十里。出車百乘。千乘之家。大夫采地方十

里。出車百乘。百乘之家。卿采地方五十里。出車百乘。千乘之家。大夫采地方十

里。出車百乘。百乘之家。卿采地方五十里。出車百乘。千乘之家。大夫采地方十

里。出車百乘。百乘之家。卿采地方五十里。出車百乘。千乘之家。大夫采地方十

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孟音棘。應音憂。鶴詩作鷺。戶角反。於音鳥。○此引詩而釋之。以明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鶴父事也。靈圖靈沼臺下有園。園中有沼也。應北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殺鶴鶴潔白貌。於數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湯誓曰。時日又樂其所有。益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祭。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未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罟也。罟。網也。罟罟。網下之地。水所聚也。罟者。網落。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燕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求去聲。言教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惡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壞。未七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地均無不受田。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大夫之意。善事父母。至孝善事兄弟。長為悌。須與班同。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至孝善事兄弟。長為悌。須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故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道以左右民。是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餓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挺徒頂反。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答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王也。驅獸以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備從韓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其使斯民飢而死也。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

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偏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殉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大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孟子對曰。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日易治也。耨也。耨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親上而樂於致死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率吾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王出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王。子名。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孰能一之也。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甘孰能與之。王復問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沛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沛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

被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洋洋然與起貌。御禁止也。人移謂
牧民之君也。○孟子之言。○鍾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
曰。孟子之言。○鍾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
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
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
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逐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事得聞乎。齊宣王曰。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稱天子。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
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
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也。曰。若寡人
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
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觥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
然則廢釁鐘。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胡龔。齊臣也。釁鐘。新鑄鐘皮。而與牛
取血以塗其觥。郤也。觥。獸。恐懼貌。孟子述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觥。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
諸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觥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
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仁心。如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太
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
易之以羊也。豈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愚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
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
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
之巧者。蓋微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
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掩。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

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

言之於我，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

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

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息足以及禽獸，而功

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爲不之爲去聲。○復，白也。鈞，

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覩，小而難見也。與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

可也。今思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

令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

何以異？曰：挾大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

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大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

以長者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

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己故古人必由親觀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之度待洛反。○權稱鍾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言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愛民之心。所以輕語。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鄰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鄰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其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解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皆同。曰。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謂之有恆。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成碑邪？俗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穆切登反，碑與僻同。焉，於皮反。○據常也。學者雖無恆產，而有恆心，則不惑矣。罔猶徇網，致其不見而取之也。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已，垣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蓋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不也。此所謂注常產而無常心者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墜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章。○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大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樂斯民，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情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集注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爲他日見於王曰。當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猶正也。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臣請爲王言樂。爲去聲。○此以下。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所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所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子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音。樂器也。舉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頰也。人憂戚則蹙其額。蹙。窮也。羽旄。旌旗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德者。如此也。○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民樂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拯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故與民同樂之音。則無古今之異。可若以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

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揚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齊宣王感頌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王其本而已。○國者養育鳥獸。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騁於稼穡場圃之中。放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蕘者。初。是音饒。○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郊外有囿。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德音重。○魯音重。○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次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洛音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詩曰。畏天。包含偏覆。無不周備。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之篇。時是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苴。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然怒貌。爰。於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

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四方竊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以誅之無罪者我得以安之我在此則天下亦大勇也今
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余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一怒以除暴亂而極已於水火之中。惟

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
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
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欲觀於轉附轉附皆山名也。遵循也。轅淺轅淺南境上邑名。觀遊也。而南游于瑯邪。晏子齊時名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吾何仰而可以以方矣？三黜也。○晏子齊時名也。○

留美月三日近哉。近哉首述所載二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昭述昭老返所昭也。無非善者。謂之述。述者。述也。○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守之土也。連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稱循行交野察民之
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歲一豫。皆有恩惠。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
食。勞者弗息。黽黽胥覓。民乃作慙。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明古縣反。今謂晏子時

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揮謂犇麇之屬。弱明側目貌。胥相也。謗也。謗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主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從流而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而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

樂惠王章句下

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從樂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

廢時失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景公說大

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親之樂蓋徵招角蕤

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詔同。音執。六

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與詔同。音執。六

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至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曰

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齊宣王問

不問。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齊宣王問

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大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虞。歲時

居之也。王問當孟子對曰。夫明堂者主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

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

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

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嗇矣

富人哀此鰥獨。與平聲。嗇音奴。鰥始頑反。智二可反。嗇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

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一之中。為

失其祿。蓋其先世當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

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澗水。梁謂魚梁

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孥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

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空憐恤。故必以為先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饑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樂音僕。案音托。戰詩作輔。音集。○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皆所以成德。後稷也。戰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先大其國家也。成齊也。揚。錢也。夢。於也。啓行言往遷於也。今王好貨。亦能如。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野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詩云。昔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蓋或謂大雅難解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宣甫。大王名也。宋朝走馬。避也。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青。相也。宋。朝。走。馬。也。曠。空也。

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鍾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共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同。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能以髮而存。天理其法。數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

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此必二反。也。妻。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比。必。二。反。也。

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

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

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熟舊之臣。與國同休戚。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王曰。吾何以

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為亡去。而不知者。則不親臣矣。通世臣。而。王曰。吾何以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孟子曰。親之。大體也。尊之。小體也。○孟子曰。親之。大體也。尊之。小體也。○孟子曰。親之。大體也。尊之。小體也。

○孟子曰。親之。大體也。尊之。小體也。○孟子曰。親之。大體也。尊之。小體也。○孟子曰。親之。大體也。尊之。小體也。

○孟子曰。親之。大體也。尊之。小體也。○孟子曰。親之。大體也。尊之。小體也。○孟子曰。親之。大體也。尊之。小體也。

○孟子曰。親之。大體也。尊之。小體也。○孟子曰。親之。大體也。尊之。小體也。○孟子曰。親之。大體也。尊之。小體也。

○孟子曰。親之。大體也。尊之。小體也。○孟子曰。親之。大體也。尊之。小體也。○孟子曰。親之。大體也。尊之。小體也。

○孟子曰。親之。大體也。尊之。小體也。○孟子曰。親之。大體也。尊之。小體也。○孟子曰。親之。大體也。尊之。小體也。

○孟子曰。親之。大體也。尊之。小體也。○孟子曰。親之。大體也。尊之。小體也。○孟子曰。親之。大體也。尊之。小體也。

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肖。外舉不內。內舉不外。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左右近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室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非者。賢者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立之專。而不才者。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建選人者。至於用刑。亦以此。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於置也。書曰。臣弑其君。可乎。湯紂天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害也。殘。傷也。害仁者。曰賊。害義者。曰殘。○錯亂傷敗。○奔倫。故謂之殘。一本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害也。殘。傷也。害仁者。曰賊。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鑑音鑑。○璞。玉之在石中者。鑑。二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沽。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欲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記。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身而不遇。蓋以此耳。○齊人伐燕。勝之。齊史記。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